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三十一回 臧知縣程莊吃糞 李震遠投奔太湖

詞曰：離合悲歡一局棋，各按天機，誰識天機。百花開放各隨時，物以同之，人以同之。  
有錢難買子孫賢，休置良田，快置心田。挑開使處上通天，方才蕭然，一世安然。

話說李雷見宗橫和尚口出大言，說沖天賊武藝平常，便又說：「我家醉天神羅定，一條名槍，被程春實一槍桿打得口吐鮮紅。」和尚笑道：「羅定他乃好酒之夫，何能稱為名槍！不算為奇。」李雷道：「花斑豹仇爺，他的風摩槓子，要算為名手，也被他傷了一槍。」和尚道：「仇雙不過是盛飯的皮囊，這風摩槓子何能數得到他？只有水滸上花和尚魯大師，他打的才算風摩槓子。」羅定仇雙二人在旁聽傳此言，心中大怒，敢怒不敢言。兩下丟了個眼色，二人起身，仇雙取了風摩槓子在手，閃在和尚背後，舉起槓子，認定和尚肉頭上用力一下，吒的一聲打下，和尚吃著狗肉，竟還不覺。又是一下打來，和尚留神，槓子到來，將頭一閃，順手將槓子接住，把槓子一拉將過來，仇雙拉不回去。和尚將身子一縱，跳過桌子，連人連槓子往天井中一擲，喝聲「去吧」，擲有四丈多遠，跌將下去。仇雙連尿都跌出來了。和尚步子一拎，來絕仇雙性命。李雷連忙下來叫聲：「法師看我薄面，饒了他吧。念他生性粗呆，不知厲害，有犯吾師。」仇雙走來叫聲：「老師，我仇雙深為敬服。」宗橫和尚叫聲：「李大護法，那程春實武藝非凡，咱家當日曾與他比武，咱家差些送了性命，虧得紅光罩法才遁走，咱家與他誓不兩立。明日前往他家送他性命，殺他一莊雞犬不留！」李雷大喜。到晚各自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大眾起來，宗橫和尚用了酒飯。李雷吩咐打轎，抬和尚出得李府，轉彎抹角出了西關，直奔程莊。到了半路，抬轎的人說道：「和尚老爺，我們不能抬你上莊，就在此歇了轎吧。」和尚出轎，手執風摩禪杖，一路前進。家人指道：「前邊那個莊子，就是程莊。」和尚點頭，大步過了板橋，來至莊門首，大喊一聲：「呔！快快叫那程春實出來受死！若不出來，咱家禪杖一擺打進莊了。」莊漢一見，連忙進內報知大人，說：「莊外來了一位莽壯和尚，手執禪杖，指名要大人出去會他。不然就要打進來了。」大人說：「你去回他，說我有恙在身，候全愈了再會吧。」莊漢答應，出來說如此如此，回了和尚。宗橫哪裡肯依？開言就罵。莊漢又進書房稟了大人，程爺心中焦燥，站起身來說「備馬抬槍」，意欲去會和尚。家將程絳在旁叫聲：「大人有傷在身，不要勞神。讓小的出去拿他進來。」大人說：「你不是他對手。和尚既然如此，想必武藝高強。尚有疏虞，反為不美。」程絳不聽，定要出去。程大人吩咐道：「你既要去會他，可擋則擋，不然等我出去。」程絳手執兵器走出莊門，大罵一聲：「好大膽的賊禿，擅敢破言罵咱的大人！咱來拿你。」說罷，舉起利刃劈頭就砍。和尚用禪杖輕輕架開，兜頭一禪杖打下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可憐一個程絳，跟隨大人多年，今被和尚打為肉餅。莊漢一見，唬得魂不附體，飛報大人。程爺一聽，歎了一聲：程絳，你一定要強，死了才罷！吩咐叫取了參湯吃了下去，定了定神，著人攙出後門，跨上寶馬，手端長槍，繞到前莊。看見和尚，也不答話，舉槍便刺。和尚用禪杖架開，又是一槍擄來，和尚架開，順手揚起禪杖兜頭打來。大人使這兩槍，乃是勉強，使得頭暈眼花，見禪杖打來，不能招架，只得瞑目受死。耳邊聽得一聲響亮，不見動靜。連忙睜睛一看，只見和尚倒在塵埃，禪杖丟在半邊。大人不解如何倒了，著人看和尚那處有傷。莊漢四下一看，並無傷痕。看到耳門，只見左耳通到右耳，有彈子大小的洞。報知大人。程爺正在猜疑之間，忽見樹林中跳出一個人來，手執彈弓，叫聲：「大人，晚生神彈子鄧林，奉母舅葉子超之命，特地送金瘡藥與大人的。因見大人與和尚交手，大人難以取勝，是晚生一彈子送了他的性命。」大人聞言大喜，即忙下馬相攙，進莊門再言。李府抬和尚的轎夫家人在半路等了一會，不見和尚回來，走過板橋，只見和尚倒在塵埃，想必送了性命。連忙跑回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！和尚絕了命了！大家走吧。」一眾家人與轎夫抬了空轎進城，回到李府，進內稟過李雷。李雷聞聽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！叫聲：「老邵呀！宗橫這等武藝都不得成功，枉送了性命，這事如何是好！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，如今快傳溧水知縣前去驗屍首，拿程春實抵償人命。」李雷聽說，即刻差人去請溧水知縣。前任藍橋已斬，新任一個姓臧名漢洋，為人十分糊塗。

且說李雷吩咐張三，將門砌了，門鎖，如今都走後門。此是何意？乃是李大麻子要倒運了，泥門遭瘟。閒言少敘，再言臧知縣聞聽李雷傳請，即刻打轎出衙門，到了李府，進內至南書房見了李雷，請過安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呼喚卑職，不知有何見諭？」李雷道：「請老師父前來，沒有別事。我家有個乾孩子，名叫沖天賊，被鄉下一個田統子傷了性命。他家有百萬豪富，到他莊上把兇手程春實拿了，記你一大功，少不得見大人，是要超升你的。」臧知縣道：「是，謝大老爺金言。」隨即辭了李雷，出後門上轎，擺開道子，衙皂人等吆吆喝喝，一路出了西城。後面李府家人抬了棺木，一同到來，一直到程莊，等知縣相驗過之後，少不得入棺收殮不提。

且說臧知縣來到莊上，過了板橋。衙皂人等喊道：「我們溧水縣臧太爺，來拿程春實。叫他快快出來，免得動手。」莊漢聞言進去，不一時出來，走到轎邊回道：「太爺請回衙署。我們大人有恙在身，等全愈再會吧。」臧知縣聽說，一聲大喝道：「他不過是個田統子，怎麼叫起大人？如今他打死了人，是個兇手，本縣特來拿他，怎麼改日再會？我一個知縣，花費六七千兩銀子，你派我們分禮？兇出三萬兩銀子與我就是了。」莊漢又回道：「請太爺回去，我們大人委實有恙，不能接會。改日一定請回。」「哦，胡說！」吩咐掌嘴。兩邊衙役一聲吆喝，將莊漢打了十個嘴掌。莊漢是哪裡晦氣，飛跑進稟了大人。程爺見了心中大怒，吩咐請見。知縣下轎步進莊廳，正中坐下大人，在書房換了冠帶，著人攙了，步出前廳。階下衙皂人等見大人如此服色，知道不妙，一個個皆走出莊外聽信。大人見了知縣，把腰一彎，叫聲：「太爺光臨荒村，有何貴幹？」臧知縣道：「你就是程春實麼？」大人道：「我就是程春實。」知縣道：「你好大膽子，擅敢將李大老爺的乾孩子打死了，難道不償命了麼？見了知縣還不跪？」大人道：「李雷是你的百姓，他收了江洋大盜做乾孩子，本應問罪。他在此城無所不為，殘殺無分老幼，姦淫不論男女，你太爺為民父母，要治惡人之罪才是。反來與他要人償命？好知縣官兒！」吩咐將大門關了，請太爺用頓酒飯好回去。叫過家人附耳，如此這般。知縣聽得有酒飯吃，十分歡喜。不一刻家人捧了一大鉢乾篤篤的糞來，擺在桌上，叫聲：「太爺，你心裡甚不明白？我這上好的化痰丸，你吃下去，就不糊塗了。」臧知縣一見，嚇了一跳。喊衙役，一個沒得。大人見他不吃，說：「人來，把他抓了。」有莊漢上前，將他兩手捆了，卡住喉嚨，把糞用碗盛起，朝口內灌足足卡了兩碗半。大人說：「罷了，開了門讓他滾了蛋吧。」眾家人將知縣推推拉拉，又出莊門。一嘴連鬍子都是黃糞。眾衙役看見，只道是太爺吃的煮蛋，乃是稀黃子流了一嘴。知縣坐轎抬進城，來到李府後門，下轎進了南書房，見了李雷，把帽子除下，放聲大哭：「我也不做官了！大老爺，今日把這個苦我吃！」李雷看見大驚道：「老法師滿嘴黃蠟頭，怎麼把苦你吃？」臧知縣就將吃糞之事細說一遍。李雷聽說好笑，道：「罷了，難為你。如今記你大功一次，老法師請回。明日望大人說聲，有好缺補你。」

知縣打恭告辭，出了李府，打道回衙。進了書房，眾師爺迎接坐下。臧知縣叫聲：「諸位先生，今日本縣好晦氣！」眾師爺道：「恭喜老先生，如今到程府。聞得他家是個大財主，老先生前去想必發了大財了！蛋吃太多了，連鬍子多是蛋黃子。」臧知縣聽說，羞面難當。說：「不瞞諸位先生說，發了一個晦氣財。」知縣就將程莊之事言了一遍。眾人道：「老先生，你去之後，小弟等著人查問程府，你道他是個什麼人？他乃當今在朝黃門大人，聖主寵愛之人。你老先生到他那裡，自拿出父母官的樣，那程大人才如此待你。」臧知縣道：「本縣哪裡知道！如今諸位老哥可有個方法治處？」這個說道：「我有一秘方，買桐油打雞蛋吃下，一吐就吐掉了。」那個說：「不好。買些好飲食吃它兩頓，就屙出來。」知縣見眾人取笑，只得退進私衙去了。

且說李大麻子見知縣去後，心中十分煩燥。在書房如醉如癡，飲食不進。邵青在旁解勸說：「事也如此，不必心煩。人以水食為命，不可過傷。」那一天忽見張三太爺進來報道：「南京大人差旗牌在外要見。」李雷聞聽，換了服色接進後門，讓進書房，敘禮坐下獻茶，茶罷落盞歸盤，旗牌開言說：「小官奉大人之命前來通知大老爺，如今我們大人內升，出月就要離任起馬進京。特來

送信與大老爺的。」李雷吩咐備酒飯款待，旗牌一餐告辭動身，出後門去了。當下李雷送旗牌去後，越加心事。想世兄進京，後任經略到來，無得照應，所以起坐不安，十分煩悶。王炳王洪兄弟二人叫聲：「大老爺不必憂愁，何不備些禮去投馬脊山強良大王麾下？他那裡數千名嘍兵，數十員劍客，皆馬壯人強，何怕他人？可保無事。」李雷只得依言，吩咐叫人備下驢駝牲口，即備了萬金禮物，帶了邵青，請摩雲和尚羅定仇雙王炳王洪同四樓教習內侍家人等，將衣囊包服搬上牲口，吩咐大頭張三說：「大門砌著，不許拆開。門戶小心，火燭要緊。家內事體關心照應。」張三答應。言畢帶領眾人出了後門，一齊上了坐騎。後面跟隨廚子茶擔子，離了溧水，直奔投馬脊山而去了。在路行程，一日不能得到，且讓他走在路中，這且不言。

且講到桑南岡王志遠的夫人李氏太太，與老變種淘氣，帶了女兒素潔小姐，家人婦女，僱船上蘇州去投兄弟，做過太常寺卿李大人府上。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那日已抵蘇州碼頭，上岸打發船錢，叫了兩乘轎子抬進城，來至李府門首下轎，早有家人先已報過信，李爺夫婦聞報說王姑太太同小姐到了，二人出來，迎接至中堂。先是兄妹姑嫂見過禮，然後小姐拜見舅父舅母。禮畢坐下獻茶茶畢，王夫人就將王志遠不認女婿，要將女兒把李大麻子，如此這般說了一遍。李老爺不過安慰幾句，吩咐擺酒接風，將母子留在府中住下。光陰似箭，不覺住了三個多月，正值丹桂飄香之際，秋光明媚之時，那一日，李夫人叫聲：「姑太太，我們蘇州虎丘最是熱鬧，景致大為可觀。難得姑太太與甥女來，明日備船前去一遊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王夫人聞聽大喜，說道：「怎好又要嫂嫂破費？」回說：「姑太太說哪裡話來。」即刻吩咐家人到碼頭定下船隻，明日前去游虎丘，進香看丹桂。一夜無詞，次早收拾齊備，用過點食，有家人伺候二位夫人同小姐，坐了三乘大轎，婦女家人隨後跟來。來至碼頭，將轎子歇在船頭下轎，二位夫人小姐坐進船中，轎子起去。家人侍立船頭。婦女跟伺船後。吩咐開船，竟奔虎丘。一路游船到得虎丘，一齊上岸，夫人小姐乘轎上山，進內燒香拜佛，遊玩山景。不知道驚動了馬脊山的強盜知覺，帶領一眾強徒手執兵劍，竟奔虎丘來搶小姐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